

# 下課時間

短篇小說佳作 袁復聲

放學

“Die Energy der Welt ist Konstant; Die Entropie der Welt strebt einem Maximum Zu”

物化教授十三分做作地板了副納粹嘴臉。鷹眼鉤鼻，右手平舉過眉：「Bellie Inter-esting (Very interesting)，今天就上到此為止，下禮拜一開始正式講解熱功二大定律。——祝大家有個好週末。」說畢，他兩道陰森森的目光瞥過那羣紛紛離座的喧囂，停下來，停留在前排靠著牆的座位上——變得柔了——彷彿在說：「許，尤其是你。」躲不開的，偉倫知道。

他是班上唯一的外國學生，尤其是唯一的有問必答，有答必不離譜的學生；儘管英文支離破碎，但畢竟是教理化——觀念正確就是滿分——沒得門面可擺的。其實，難道真爲了這些原因？偉倫氣餒了起來。

在國外選課，得先弄清楚狀況。除了打聽教授給分甜不甜，還得像個衙門捕差到處去搜集考古題。等到這兩環過了關，偉倫才向系裏提出選這門課的打算，這才聽說有關這教授的邪門——自以爲是中國同學的精神褻姆——友善得緊。友善得古怪？偉倫當時有點惶惑，心理想只要不是上課只記掛著吹噓自己而問問題就會問出五十九分的那種。

選課那天，找教授簽名。一進門兜頭就是一大束衝鼻的阿摩尼亞，房裏到處丟滿了瓶瓶罐罐的化學藥品，人影還沒見著，偉倫已經噲得鼻涕眼淚的了。兀自疑心闖錯房間，折身想走，被叫住了。

「是許先生嗎？」聲音來自窗角那碩大的離心器。「等了您一早上，您的指導教授打電話來，昨天；他說有個學生要選我這門課。——如果到現在爲止你還沒改變主意，那你就是第三十個來自中華民國台灣的學生。」「中華民國」可真讓他拖曳得悠悠遠遠，好似一隻撫挲著新糕的老婦的手。

「對不起，我本想早上來的，雨下得太大，呃——我借不到傘，所以……實在對不起，讓您等了一……」還沒講完，心裏一逕回味著他那個「中華民國」，偉倫頭一次碰上那對眼睛。

一陣不自在，簡直說不出道理來，偉倫別過頭去。緊捏住選課單，慌亂中透著憎厭；那種眼



袁復聲

民國44年5月28日生

江蘇省江寧縣

東吳大學肄業

現職／

自由業

曾發表之作品／

高雄兒童文學寫作協會

徵文比賽第一名／金鵝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時代

叢刊／沁園春

神，那種眼神，彷彿自己是一個寸步難行的病人。而他，一個醫生——一個束手無策的醫生。

「我叫高立米，猶太人，美國化了的。」他邊講邊走過來，一臉的自嘲。哈，鼻尖真是鉤得快碰上人中了，偉倫不禁有點樂起來，但頭頭還是一團疙瘩。「什麼時候來的？習慣了吧！」他兩隻手依然藏在口袋裏，沒伸出來。一句問濫了也答濫了的話由他講顯得不能再真摯，像是一串挨鳥啄了的蓮霧，外表斑駁不堪味道卻受用得很。

「兩年——還好。」低著頭，偉倫嚙口水！彷彿甘味猶存，但窒悶得直想出去透口氣。

「還好？嗯！」高教授不停點頭，咧開嘴，露出薰黃的牙：「中國人，嗯，中國人，我知道，謙虛得很。」斬鐵截釘起來：「就拿考試為例，拿了個滿分還是愁眉苦臉的。」

偉倫忍不住變了臉，一股歪氣跌跌撞撞地冒上來，到了嘴邊嘎然止了，「這毛子，真那麼怪？頭一天就這麼難纏，往後還得了？」整個人毛刷刷的，空著的左手活像多出來的累贅，一會兒攏攏頭髮，一會兒搔搔腿臂，倒是臉上還掛了一層笑。

「在罵我多管閒事是不是？廿六年了，嗯！廿六年了，只有這點還沒美國化！」咳，「他們怎麼也會這麼笑的？」高怯怯地伸出右手，指節出奇的大，滿是皺紋。緣著鼻樑搓揉下來：「來美國前，在重慶教了三年書，也是被逼出來的。」頓了頓，「你那時多大？上了小學沒有？」東西之間彷彿只賸下年齡這個謎永遠解不開。

偉倫這次答得像尊迫擊砲：「我是一九五五年生的，今年廿六歲，才……」等才字溜出嘴，這才覺得答非所問，一絲尷尬讓眼睛講得一清二楚。

「好極了！」老高的那眼神又來了，這趟更挾帶了一抹讓偉倫心顫的光采，「許，我不想勸你好好唸書，我知道你們會的。只是，呃……」鎖眉，垂眼，嘴角悸動著：「不要想得太多，儘量把心放在書本上，早點唸完再說，反正，呃，反正你還年輕，時間還是有的。」萎萎地看著絞搓選課單的手，偉倫混身發漲，病人與庸醫的感覺猛地兜上來形成框框格格的網，有點站不住。可恨的阿摩尼亞一剎那間濃了十倍。

「有沒有親人在附近？沒有？那好極了。哦，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唸書唸得煩了，歡迎你到我家來轉轉。舒散舒散是有必要的。嗯，我就住在學校的研究生公寓，幾步路就可以到。這段時期，就我一個人住，小孩都到東部唸書去了，我太太……」看看偉倫，他遲疑了一下，似乎自覺在跟一個見面不到十分鐘的學生講話，咬咬上唇還是接著說了：「她到美國那年就過世了。」

心裏亂糟糟的，偉倫不知道該怎麼接話，想些爲他感到遺憾之類的話又老出不了口，唯恐了說得不够份量。吞吞吐吐之間恨上自己一萬遍——真不是人，到底在想些什麼鬼？——難道真擠



一天自己當了導演，絕不肯放過她們敲鐘時的臉部特寫。或許該先從那雙攀緣著繩索的手開始，一雙細小卻握得死緊的手，蕩向鏡頭，然後蕩開，臉呈現出來了，披浴在夕陽裏，霍地被繩索分開，像是劈面砍上一刀，鮮血濺滿了一臉。鏡頭移向眼睛，兩個混濁的黑窟窿，眼緣爬滿了葛條般的細紋。鏡頭移向鼻子，蟬翼似的鼻翅扯繃著，掙扎地在迎接，掙扎地在告別。嘴唇該怎麼處理？緊閉、張開、還是半啓？可千萬別露出一嘴像老高的牙那樣不近情理的黃。見鬼！怎麼胡思亂想的又纏到他身上去了？！偉倫甩甩頭。不曉得他是怎麼打發週末的？去他的！管他去。偉倫霍地站了起來，起得太猛，一陣昏眩。還沒站定，一把夾起講義三步兩步跑出教室，才開門，一怔。死勁折過身子衝向黑板，拚了全力擦了起來。粉屑撲簌撲簌地掉下來，就這麼掉滿了一身。

### 回家

麥克躺在床上，挺得直直的；他上身袒露著，銜黃的氈子沿著微凸的肚臍兜了一個起伏後大半截垂在地上；露在毯外的半隻左眼，爬滿了鬢曲的毛，嫩金色的，和他頭髮一樣。因為他倚枕半支著，偉倫只能見著他的頭髮，臉被籠在黑紗裏的裸女給遮了。她也是一頭金髮，卻爭先恐後順著乳溝擠下來，然後兩彎髮梢左右往上圈，險生生地勾住了大得快跌下來的乳房。吼了一個禮拜了，花花公子總算是叫來了魂。也真難怪這雜誌如此暢銷，彷彿沒有一期不是遲到的。本來嘛，偉倫心想，食色是人性，這點連孔子都開了竅的，還有什麼好遮花隱柳？真是窮緊張！嘔的一聲，講義筆記一古腦關進了抽屜。

拍拍 拍拍

「許！你的body—body十分鐘前打電話來，要他留話，他說隔一下再打。還有……」隔了層氈子，裸女吻吻他的小腹，他蠕動一下，臉笑得黏嗒嗒地化不開：「房間晚上可不可以借一下？我有個女孩……」綠眼珠閃爍在床頭小燈下，像是在宣告不像在請求。星期五，哼！總是同樣的一個by the way。

案頭的檯燈罩上蒙上了一層淡淡的灰，偉倫抽出張軟紙輕一下重一下的拂拭著，擦亮了，覺得還亮，紙一揉，丟了。撞上字紙簍緣口，紙團跌了下來，沒聲沒息地滾到麥克床邊。麥克的眼睛還在等他。偉倫別過頭去，聲音沉下來：「當然可以，不過，」揚高兩分，「別再弄亂了我的床，你不是不知道我已經一個禮拜沒用床單睡了。還要告訴你的，我那張床氈現在還擱在洗衣店！」。蓋了一禮拜大衣，偉倫似乎還隱隱約約聞得到身上的樟腦味。

上禮拜五，頭一次半推半趕地被請出去，孤魂似的在實驗室磨蹭到子夜才回來。房裏的燈雪花花地亮著，一進門，他老兄像是沒拗淨毛的死豬不能再大方地朝天躺著。自己那張床只差點沒

掀過來。床單的氈子耀武揚威的擠在書桌上，團團皺皺地又癩又腥，像是擺在玻璃櫃的千層糕，上了層芥菜，透出一鼻的騷氣。沒等他笑開，偉倫進了廚房。他的聲音尾隨：「許！謝謝你了。上禮拜真抱歉，不過我不是已經答應了嗎？床單錢由我出。」一陣窸窣窸窣，他又在找拖鞋：「我發誓，以後覺不讓她們坐到你床上去。」

偉倫苦苦一笑，心想要是在臺灣，自己早就炸開了，讓人揀了便宜還要被當馱子耍！在他們眼裏，彷彿只見得著錢，尤其可惡的，難道中國人真有那麼傻？床上坐坐會坐出黃一灘白一灘的？偉倫搖搖頭；到底不是個會撒謊的民族。一撒謊，兩百年的尾巴就露出來了。

打開冰箱，一股白氣陰幽幽地逼出來，偉倫退後一步，碰上麥克의 腳踝。他深深吸一口氣：「許，麻煩你幫我把那三塊牛排拿出來好不好？我簡直餓瘋了。」

「噢！你平常不是吃兩塊就喊脹了嗎？怎麼啦？」偉倫一手攀住冰箱把手，一手在裏頭摸索，回頭瞄了麥克一眼。

他像凍著了，弓著身，兩手搓得直響，「噢！我没吃中飯。」

牛排塞在角落裏，撈不著，偉倫蹲下身去。「真的嗎？中午不是在餐館碰見你？你和你們桌上那個包了頭的印度人！」說完，空氣彷彿凍僵了。偉倫心裏一扎一扎地好後悔。轉過頭去：「還要不要別的？我替你拿。」

麥克坐在餐桌邊，垂著眼盯著他自己一上一下交疊著的手，「許，你是不是還在生我的氣？」，抬起頭來，他怯怯的笑，笑得又孩氣又健康，澈朗澈朗的眼瞳讓偉倫覺得心口一陣痛。他實在是那個好看的男孩；尤其那張嫣紅秀氣的嘴，那彎豎長渾圓的下顎，笑開的時候，像個三歲小孩兒嘴裏含著顆糖，手上還捧著一把。相處近兩個月了，頭一次和美國人住，開始戰戰兢兢心虛得厲害，自己活像是個肺癆鬼。住得久了，多住一天，就奇奇怪怪地多一份做哥哥的感覺，常常會莫名其妙地護著他。雖然，站起來還不夠他下巴高。偉倫一心在自責，今天怎麼回事，火氣斜著上。

「麥克，我怎麼敢生你的氣。我比你輕了五十磅，你一發牛性不就把我壓碎了？」偉倫朝著他笑：「快去穿件衣服，否則傷了風晚上你就別想玩了！」像有塊痰哽在喉頭爬上爬下。

麥克一骨碌站起來，三手兩手把解了凍的牛排用錫紙包了，往烤箱一扔，隨手死命拍了偉倫一記，一個跟踉，偉倫坐在地上。「許，不想曉得我怎麼認識今晚那個女孩？」他興緻來了，擋不住的。「你知道，前天我在咖啡店喝咖啡，她走過來，穿了件黑色緊身T恤，裙子短到這兒。」手一擺，切在三角褲下緣：「Boy，她問我前面的位子是不是空著的，你知道，大概她發現

我還一直盯著她的胸脯」，他也扭了扭，聲音蹩得刺耳：「怎麼樣？我比碧姬巴鐸大一號」，就這樣，我約了她。」撻地一聲清脆從他姆指和中指之間迸出來，一臉在等待接受表揚。

偉倫什麼都沒聽進去，一腦袋裝的是麥克剛才一連串的動作，還有那個毫無保留的得意。真的，偉倫真不知道自己有多羨慕他們的純樸……。是不是他們都是一樣？快樂就是快樂，憂愁就是憂愁，一來一去像陣旋風，之間，一汪綠得見不到底的年輕，肚子有點飢了，空空洞洞地叫了一聲，偉倫站起來，把麥克往房裏推：「你真是個達令，要是我是女孩，保證也會為你發瘋。快穿上衣服去。」

冰箱裏雜七雜八的儘是自己的東西，從翠綠的蔥到乾得起皺了的薑，以及那罐只用了一次的蠔油醬。而他那格，簡簡單單地躺著玉米、青豆、蕃茄。倒是兩打啤酒佔滿了半格。偉倫踮起腳把米從斗櫛裏拿出來，掏了兩個倒進鍋子，上水漂了一次，倒了，再加水，這趟伸進手去試試，水多了一點——生平最怕黏滋滋的爛飯，咬進嘴裏沒處著力，塞了團稀泥似的——側起鍋身向裏倒，砰的一聲，倒了一槽來。真是可惡，左邊把手的螺絲不知道什麼時候鬆脫了，和鍋子分了家。這老爺鍋，去他的蛋，拋錨也不預告一聲的。一陣無名火熊熊地燒上來，連鍋帶米的就一摔，鍋口朝地的蓋上了。又是水，又是米，順著鍋緣淌出來，委委曲曲地淌了一地。

電話響起來，是大馬的聲音：「小許是吧！我張大馬，今天怎麼那麼晚才回來？他媽的找死你了。怎麼樣？晚上沒事吧？吃餃子去！老悲大請客——他老大又來了個表妹！」出國前大馬就碰不得稍為蹩扭的字，碰上了八成走音。這兩年，成天窩在中國人堆裏，英文不長進也就罷了，連國語都愈唸愈拗口。好生生的「非衣」硬被唸成「非心」「悲」。就有他這種人，什麼歪理由他都找得出來，「嘖！一件衣服頂多裹顆心嘛，將就將就點就算了。」糾正過他幾次，他依舊一口老悲一口老悲的，偉倫也就罷了。「怎麼你不吭氣？」敢說你不去，快快快，快換衣服去，出去散散心，今晚瘋它一瘋，就來接你，十分鐘。」掛上了。

聽筒一陣寂寞，接著又啾啾唧唧地嗚咽起來。晚風吹進客廳，瓷青色的窗簾一撩一撩地上下起伏著，窗前兩把沙發，坐在一團黯下去的暈黑裏，像兩團坐定不走了的怪物。窗椽上擺了隻玻璃花瓶，一株塑膠聖誕滂沱得看不清了，隱隱約約地勾出一圈又一圈的黯影，蜿蜒蜿蜒播散著難堪的昏糊。執著話筒，一股飄蕩像遊絲一樣緣著手侵上來，爬過手臂，爬過肩胛，爬過頸項，爬進了腦壳。聽著窗簾單調的拍打聲，偉倫忽然覺得自己彷彿騰駕在雪霧上。記不得是那一年了，自己頭一次在家裏後院的假山上放風箏，四周靜悄悄的。反躺在草地上，閉起眼睛死勁地執著紙鳶的一端，人像是睡得沉了，恍惚聽見牽附在紙鳶上的穗帶迎著風劈卜劈卜地響著，等勾起頭來

聽個仔細，那聲音又隱匿了下去。

天涼了起來，偉倫攔下聽筒。

山坡外的兄弟會傳來一陣緊以一陣的音樂。一個低幽幽的男聲掙扎著地在吼，哭街似的：

Why should you feel happy?

Why should you feel sad?

Life is nothing but an empty bug.

.....

Take off tomorrow,

Take off today,

Don't you care what people might say;

坐 啲 啲

大馬的車是七六的「胖蹄壓克」。靛藍車身，磨黑車蓋，兩門，冷暖氣，自動排檔，加上個Stereo收音機，一千二。從出廠到轉手給大馬已經跑了三萬哩。這兩年來，偉倫瞄了瞄里程計，還差四百哩不到就破五萬了。兩個聖誕，兩個感恩，跑了三趟紐約，一趟加里福尼亞，就耗了一萬出頭，其他，準是剛買下車時兜風兜出來的。那陣子，大馬像打擺子似地熱上了癮，逢人就拉：「我張大馬，怎麼樣，遊車河去吧！」。還記得有一個禮拜，一連七個晚上都讓他捉了去。

出國後第二個星期，他就找到了一份畫圖員的事。白天拿系裏的錢，不看電影，不買衣服；徒步到十個blocks外的市場，挑輕挑重地專揀鷄內臟，省下一半的獎學金並不稀奇。晚上拿公司的錢，薪水頭天到手，次日就往銀行寄，全給扣了下來。等考完第一次期中考，大馬就搖身一變，儼儼然有車階級了。不！有車階級的學生。那些一蹲五六年的學長，頂多也不過買了朝不保夕的老爺車，全都讓大馬的海派遮了眼，總以為他是携「款」出國的公子哥兒，談起他的車就旺著一股酸氣。一俟打聽出他老頭也不過是一介「公務員」，酸氣還在，憑空添出幾分或多或少的蔑視：「哎！到底是才出國啊……」。

其實，只有偉倫心裏有數。大一那年，或許更早，大馬腦子裏就有了一幅洋洋的出國遠景。因此，他雖不是個讀書料，卻還能守住自己的玩心，有條有理地開始以成績為前提而奮鬥。大三那年，考了托福；大四那年，請了學校；服役那年，被分發到澎湖，他就成天混在基地的美國大

兵堆裏。訓練會話倒在其次，主要還是爲了打聽一切計劃中的問題。買車，當然是其中一項，否則，「一千二買得到這部屌車？」大馬總是手一攤，頭一揚，帶著一臉得意：「他媽的！不是跟他們混，不驢掉才怪！不是沒條件的哦！老子那年不知道花了多少錢請他們吃海鮮」。利用人一向是偉倫最不能忍受的事。奇怪的是，這缺點長到大馬身上，有某種「完成」的感覺，像是一屋子的輝煌富麗，不擺上個鋼琴添上雅氣就不足以唬人似的。

「最近還常兜風？」車窗外是一排排倒著溜的楓樹，還有一些夾雜其間黯黑下去的草坪，偉倫開腔，聲音很輕，一腦子是大馬的喜怒哀樂，過去的。

「兜風？早沒勁兒了！」聲音一累：「除了買菜，很少跑。……哦！還有就是幫一些剛到的女孩子搬家，有車嘛！有什麼辦法？」很少在大馬語氣裏找到怨氣，只要他肯幫忙，總是心甘情願的。

「吃了什麼苦頭了？」偉倫邊問邊奇怪自己的一分幸災樂禍。抽抽鼻聳聳肩，大馬道：「好人在不能多做，尤其是那些剛來的女孩子。幫忙是我自己找死，感激不感激是她們的事。」他激憤起來「他媽的，有時候老子好心好意打電話問她們要不要用車什麼的，吞吞吐吐已經惹了我一身毛，背後還……還他媽的閒言閒語，我實在受不了！」他側頭看了偉倫一眼，像吞了團狗屎。「你怎麼知道的？」偉倫心裏發笑。中國人圈子那麼小，我的一球碰二球，碰幾碰花樣就碰出來了。

「還不是老悲，他媽的，你曉得這裏那一個女孩子他没釘過？」「那你真沒有其他意思呢？」偉倫忽然想看看他發火的樣子。

「開——玩——笑！」大馬一手拍上駕駛盤，叭的一聲，喇叭響起來，又短又急促，「還沒唸完 P.H. D.，打死老子我也不會找女孩，再說……」他正在斟酌該怎麼講才不傷人。

大馬有一個很挺的鼻子，一撇很性格的下巴，眉毛不像樣地濃，但敞得很開，眼睛小了點，但看了六年，單眼皮倒不惹眼了，能感覺到的還是那兩束快刀斬亂麻的光芒。他似乎還在思索，嘴角些微地朝下撇著，在跳躍的路燈下，唇上的一抹靛青偶而潑到兩腮，他該留 *sideburns* 的，有這麼漆黑漆黑的頭髮。不過，那閒話大概就更多了，偉倫心想，要是自己是女孩，也一定會喜歡他的，原因不外是他比一般中國男人男人，很難找到的；他比一般工學院人工學院，安全而容易駕馭；他比臺大人臺大，傲而不露；他比一般附中人附中，能衝但也能守。認識他，是在大一的迎新舞會上。人家都忙著跳舞、忙著耍寶；他也忙，邊管唱片還一路侍候茶水。轉得累了，滿頭大汗地一屁股坐在偉倫身邊，就大把地拍起偉倫肩膀直叫過癮，像足了十年老朋友。記得那一剎那



，自己真是很感動，緊緊張張從口袋拿出手帕來交給他，一聲謝也沒有，他抓過就團團地往臉上擦，還塞進脖子裏猛揉，皺著鼻子窮嚷好熱好熱。一睨眼，那四年過了，這兩年也過了，他像是沒變過，還是活得穩穩地；還是一個計劃接著一個計劃。如果真有什麼不同，那是他換了車。從那部翹得半天高的三飛到這部實心實眼的 Pontiac。

「抽根煙吧！小許！」大馬從西裝內袋裏掏出包 Ben Son & Hedges 100's 往車座一扔，掀起嘴指指米速計下的打火筒。點上，火筒歸位，偉倫摒了全力猛吸了一口，像是要一股腦把煙溶化在胸腔裏。還是整不住，淡淡然，煙從鼻腔裏游了出來，游滿了一車。偉倫扭開收音機。嘈雜的音符一籬筐地竄出來，沒有絲毫頭緒，從左到右，從右到左，不知道自己在揀些什麼，啪噠，扭上了。

「最近怎麼樣？」，車輪擦在路面上死啦死啦地好單調。

「什麼怎麼樣？」大馬依然專心一致地握著方向盤，頭一分鐘朝左側十次，大概要上快速道了。「你是說功課？」，偉倫擺擺頭，「女孩子？」他聲音裏彷彿有一絲騷動。偉倫把煙捺熄，一個像宮燈似的指南針沿著遮光板垂下來隨著車速一搖一擺地幌著像是下一秒鐘就要掉下來。收音機又扭響了，是貝多芬的第三首交響樂。

「到底什麼東西怎麼樣嘛！你這小子真惡劣，他媽的，成天放屁放半個，不乾不淨的。快說，快說，什麼東西怎麼樣？」。Violin 絞揉在 cello 的低沉裏，幽幽蜿蜿地像是爬過一角竹籬的牽牛花，延伸了——延伸——竹籬的盡端，牽牛花孤孤單單地睡在地上。Violin 啞啞地在嗚咽。「去那裏玩了沒有？」偉倫闔上眼睛。

「哦——哦——」大馬舒了口氣，朝偉倫指指煙盒，「已經玩得夠多的囉！又不是在臺灣，今天高興挑場彈子吃吃爛飯，明天性起泡泡舞女衛生衛生，現在啊……他媽的，連看場電影都陽萎！」接過偉倫遞過去的煙，「我現在是什麼都不想，一切唸完書再走著瞧吧！」隔了都半晌，側了偉倫一眼，「你呢？」，一口隆隆的煙兜頭罩來。

Concerto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完的，播音員耐心地在解釋下一首樂章，偉倫什麼都沒聽進去，一耳朵是風擦車身的尖銳。車子在飛，數不盡的水銀燈襲向擋風玻璃，然後慘綠慘綠地斜著身出去，遠處的霓虹招牌，一眨一眨地躲在三百哩外向自己招手，木木然然地。

「晚上開車好費力，尤其前面沒有車引路，那條白線根本就看不清楚」，大馬勾著身把煙熄了，沒捺死，半截煙頭掉在偉倫腳邊。隨手抽出張 Tissue，偉倫哈下身把兀自閃著的火星一把熄了。掌緣擦過長滿草菌似的車氈，一陣軟幽幽又從手背脊爬上來，瞟了大馬一眼，偉倫不禁又訕

訕地伏下身去溫習一遍。「別去理它了，我這裝甲車燒不壞的。」緩緩地吁口氣，滲進密密麻麻的羌鼓聲裏被噓滅了，偉倫覺得很累，撐直了腳人癱在椅背上。車頂上粘了塊四方方的膠紙，扯下來，露出兩截黃得發黑的棉絮——原來是破了的——粘回去，膠紙走了樣，隆起一股一股皺紋。偉倫想起老高。倉惶中閉上眼睛，已經來不及了。黑一圈黃一圈的幻影骨突骨突的冒起來。出來了，出來了，……看，就在那裏，……快看啊！就在那裏，啊！那不是嗎！哇！彈丸大的一閃一閃地瞅著自己笑，許，看你逃到那裏去，你逃啊！你快逃啊！你怎麼不動了呢，快逃啊，籠裏一隻跛了腳的松鼠，死命地攀援著，一拐，一癩，一拐，一癩。籠子飛快的打著轉，轉，轉，……「快到了吧！」偉倫直起身問。

### 吃 飯

從矮櫈下抽出一本雜誌，偉倫挺挺背脊。一嘴一牙的麻辣，還有躍躍欲上的碎肉味。餃子吃得太多了，肚子猛發漲。也不過是塊皮包肉，倒是那瓶辣醬，那大蒜球，一下肚就沒了數目。

大馬自告奮勇地在廚房洗碗，連直響著的水龍頭也淹沒不了他那粗嘎的喉嚨。一個自始至終都快樂著的人——吃的時候吃，唱的時候唱，睡的時候睡——就是把他搬到北極去，相信他也是一樣的。冰天雪地裏用不著汽車了，他會有什麼其他的慾望？買部像樣點的雪橇。討個胖一點的愛斯基摩女人好暖被？摸撫著肚子，偉倫打了個飽嗝，冒上一口酸水。

老裴正輕聲細氣地在沙發上回答今晚三個女客的問題。背對著他，偉倫仍然可以想像出他臉上那副喜孜孜的樣兒，像是發了一背的痲子挨了搔似的。這裏的女孩他幾乎都認得。總是三扯兩扯地先認了親，然後三請四請地請吃了飯，然後，照大馬說的，跟著落了荒的野狗一樣，見了骨頭就咬。其實，這也不能盡怪他。女孩子嘴甜也有責任的。尤其是這裏的女孩，見了他就裴大哥長裴大哥短的。轉到背後就啦他「背大鈎」，然後一串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奚落。總是這樣的，女孩子嘛！罵起人來總是有板有眼發人深省的。

「那你這個電視機多少錢買的呢？」是那個穿了一身黃的聲音。黃是她的顏色，偉倫記得，剛才吃飯時她還提起過她最鍾愛油條的顏色。

「嗯？」老裴還是有點手腕，會裝聾作傻。他臉一定湊半上截去了。「你是說那一個？房裏的還是這個？房裏的是便宜貨，黑白的，才一百五十塊。」

「一百五對老裴說來的確用「才」來形容比較貼切。……像老裴碩士已經拿了八年了，銀行存款那怕不已經上萬了！」大馬總是喜歡忖度老裴的腰包。每猜測一次，他就多一份信心——他

們是同行，都搞機械——一個先賺錢再說，一個等著賺大錢的。老裴錢的確是有的，女孩子也的確是想要的。就不知怎的，一年拖一年積，一個接一個訂，到頭來，錢是積上了，但錢到底是死的。鮮蹦活跳的女娃兒總讓他訂了影兒。大馬又說：「唉！勸過他多少次了。『老裴啊！戰略如不改是不行囉！否則乾脆回一趟國，環肥燕瘦的任君選擇，三天速成班的例子又不是沒有』，可是，他媽的！這小子偏又迷信精神戀愛，苦苦在這裏。」想來老裴是頂煩惱的，其實，留學生的「美國式結婚」真高明不了多少，尤其是講到效率，那更萬萬比不上回臺灣。大馬手一攤打了個比喻：「回臺灣結婚，像放沖天砲，這頭才點上火，那頭就響出一屁股的煙花。在這裏，火燒得再怎麼轟轟烈烈，好不容易把潮了的媒子點著，他媽的，頂多是一記悶屁，怪洩氣的。」老裴這些煩惱不知道跟誰去講，偉倫這麼想著。才三十出頭後腦勺已經禿上一圈了。幸虧他前額頭髮還算密，可以遮遮掩掩地梳到後頭去，可是，只要一低下頭來，那塊空白就露出來了。

「要兩個電視機幹嘛？」穿喇叭褲的女孩問得老聲老氣的。邊問還邊跑上來扭開電視機，開關好像很重，挺費力的，她也扭了一下臀部。蹲下身子，沒回沙發去，也許是怕薰上老裴一嘴蒜味。

「唉！寂寞哦！晚上睡不好，只好看看午夜電影。」没人搭理他，一陣鼓掌聲裹著個長髮披肩的女孩從幕面上走出來。

「唉呀！不是 Judy Collins 嗎？」老裴新來的表妹魏海韻從沙發上跳跑起來。偉倫回頭正巧碰上一身黃和喇叭褲的相對一笑。在說：「鄉巴佬！以後有得妳看的哪！」有什麼可笑？偉倫不禁冒上氣來。才到一個新地方，自然一切都該新鮮有趣。真是的，妳們大概是昏昏頭了，心口上老繭是愈長愈厚，連一點年輕人的敏感都麻木了。忽然之間，偉倫想起自己頭一年踏上這塊黃金樂土的那時候。要捕捉兩年前的感覺委實很難，七百個日子像是七千年那麼遙遠。頭一次看到快速道上風飛雲駛的車，頭一次看到暮秋時節夾山遍野的紅，甚至頭一次縮著脖子招攬著巴掌大巴掌大的雪片。那時候自己興奮過嗎？感動過嗎？記不得了，可能有過，可能沒有，更糟的難道自己也像她們一樣有過而忘了？現在？哈！當然不會再有了。車多是應該的，楓紅是應該的，飄雪是應該的，就像出國是理所當然的一樣。人既然該來了，這些景緻就應該存在，還有什麼動心不動心可言！偉倫竟然不能自釋起來。莫非這些景緻根本就長錯了地方？還是只有女孩子才多長幾根善干觸景生情的爪鬚？或許這些都不是自己所憧憬著的。那麼又有那些是讓自己憧憬得發狂發瘋的？是跟大馬一樣？唸個 Ph. D. 然後買車，買房子，然後再說……還是跟老裴一樣，有了敲門磚，然後積錢，然後釘著女孩追，然……。

「聽過這條歌吧？『離家五百哩』？一隻重唱的老歌，你不曉得哦！臺北現在年輕人對她有多瘋！」魏海韻也就地坐了下來，兩手圈住膝彎，弓著身。她穿了一身水手藍，和電視上的女孩一樣，只是唱歌的手上捧了個吉他，而她在手指上戴了一枚銅板大的文石戒指。

「聽過，記不得了。」偉倫輕聲地答。很感激她及時闖進自己的一頭亂網裏。攔下手上那本Time...「像是大三那年的歌。」

「和張大馬同班？一起出國的對不對？十歲？」她盯看電視機一連聲地問。

「Yeah，七八」兩個單調的數字迸出來，消失了。像計算尺才對準，一下又拉開了。

「這兩年臺北變了好多了哦！你知不知道，那些天橋，新搭的，還有仁愛路拆建蓋大廈，噢！還有……」才出國兩天，她像是也記不週全了，緊著在搜捕「還有新蓋了一座綜合遊藝場，裏面什麼東西都有，看電影呀！聽歌呀……」。

「噢！」

「怎麼？你知道？」她興趣彷彿來了。眉一翹，下巴一縮，像是已經在美國當了兩年女秘書

「聽起過，家裏來信說的。」

「家信講這些？」她轉過身來，胸前那串黑木項鍊直怏，當中還撐了一個吡嘴咧牙的野人頭

「Yeah，還有講颱風。」

「再過兩年不知道臺北要變成什麼樣子了。」萬分感動的，她這時候像是有點想家。

「不知道……」

電視忽然靜了下來，一隻灰椶色的馬跳躍在暮色裏，暮色的那一端露出一角沉下去的夕陽，追趕著夕陽，馬彷彿跑得很吃力，鬚色的頸鬚一掀一掀地，像晚風睡過禾田，撩起一陣止不住的穗浪。「Marlboro, Marlboro Country」

「老悲，還有什麼節目？」大馬洗完碗了。

「早知道你手癢了。」老裴乾哈哈地笑，像長大了一喉嚨乾癬又被搔上了。「小姐們不想打？我上禮拜才從芝加哥Chinatown買了一副牌來，今天可以開個——呃——今天可以派上用場了！」

「好啊！」黃衣服在沙發上扭搓了一下，像是等不及了。「不然幹什麼？」朝著喇叭褲：「今天非宰一宰裴大哥不可。」笑了，笑得很得意，喇叭褲也跟著粗拉拉地笑，老裴自然也參雜在

裏頭笑，尖細尖細地讓人發麻：「許偉倫！你不打吧！小韻妳呢？我和妳合夥好不好？輸了算我，贏了對分！」

「我去買包煙。」偉倫站了起來，對著電視機的 Cancer Society 廣告。

「幫我帶一包，小許！……快快快，老表你坐東。他——哎呀！我坐西——第一把非滿貫不糊。」

### 散步

屋外像是下了霧，沾上身的霧氣涼嗖嗖地。深深吸了口，肺葉上像結上一層層的霜，再小小地心地把氣哈出來，霜化了，倒是眼前多了兩串翻翻滾滾的白氣。入秋的氣候，清爽而乾潔，好似一個攏著高髻的女人的後頸項；前面那一雙燒著火的眼睛已經看不見了，而一襲狐白的貂皮大衣還沒從櫥窗裏擺到身上去。

兩排藏曲在楓樹裏的日光燈，沾溼了，有點朦朧。延展到路的盡頭愈發地幽隱而淒迷起來——糊糊的一團再也分不清是前是後。偉倫豎起風衣領口。

那天去「頂便宜」西服店取回這件訂製的風衣，那蝦米眼老闆巴巴地送自己出門，臨走還拋下：「一路順風啊！先生！以後要是回來勿要忘記再來坐坐啊！」一椿脫了手的買賣！過後怎麼樣都是你客我氣的！這件風衣還擺在店裏的時候，不知道那老闆是不是像一些夜半數金條的老吝嗇一樣成天搓磨著它？等賣出去了，像現在，袖口都起了花，再把它拿回去，那老闆還肯不肯認？即使肯認也由不得已了，他那本厚疊疊的帳本早就扣了！大概。風衣隨著腳襠子一上一下發出低悶的揉擦聲。盯著脚步，偉倫低頭數，數數又放棄了，這種有次序的玩意真是乏味。有没有人能光用右腳或是左腳走路的？除非是跛子，不過也不就是跛子走路才惹眼嗎？偉倫接著想，可是等看慣了，不又也變得正常起來，一正常不又乏味了？偉倫實在想不出周圍有些什麼是不斷地在不正常著，彷彿世界上所有的稀奇古怪，多想想，全又都被歸上了脚步這一類，偉倫有點不甘——他想到自己。

不知道聽誰傳過，有人說，每一個留學生，或輕或重地都有神經病，而美國是一個神經病的溫床，多呆一年就多一年的病歷。徵候是什麼，沒人說得上，說不上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這毛病來得籠統，要提綱契領非得從中國人的本性研究起不可，所以實在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其二是說出有病的那些人本身就是病人，所以巴不得別人早死的人總是不能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談談的。偉倫有點漾然，冷氣溜進脖子，他縮上了。好吧！如果真算已經抱了兩年病體了，那我自己的病

症是什麼？……「冷感」。……偉倫心想。當這個字眼劃過腦際，偉倫看見麥克能成天爲一本雜誌叫爹娘的瘋勁，偉倫看見大馬能爲拿 P. D. 拚死拚活的熱情，還有，偉倫看見老裴能爲找個伴侶左轉右轉的本事。這些，偉倫知道，他自己沒有，一點點都沒有。那我有的是什麼？他自嘲般地朝著地上的影子笑起來。或許我是在追求些不是他們看得到的東西吧！比方，平靜？淡泊？那不是鬧了場天大的笑話？放了一個有老子有莊子還有陶淵明的國家不待，千里迢迢地跑到這塊只有「性」，只看「錢」，只崇拜「物質」的國家來？這且不說，廿幾歲的年輕人，還沒活過，還沒看過世界，講「淡泊」？說「澹遠」？甚至還沒賺過錢還沒成過名的時候講這些？那未免又太沒朝氣了吧！……到底該怎麼辦呢？就這樣沒頭沒腦的活下去？偉倫恍惚之間覺得自己像是那個穿了新衣的國王，等摸上身子，舊風衣還在。

路邊水門汀被晚露浸潮了，東一塊西一塊的溼跡子擺散得很零亂，偉倫揀著溼處踩，偶而一聲斷枝的吱喳，等移開腳，單調又上來了。偉倫驀地又想起這頭人在走，那頭人在睡的無聊來。兩塊截然不同的世界！然而不同在那裏？偉倫覺得很難堪，尤其是現在。街上一個高鼻子都看不見，這條窄馬路彷彿一剎那熟捻了一千倍。看著自己的腳，眼花撩亂地像是這腳踏在美國，那腳又踏上了臺灣。想著想著，又像是這腳踩在七六，那腳又踏上七七年去了。七六、七七、七八、臺灣、美國、臺灣，偉倫想笑，沒笑成。那麼就悲傷它一下吧！悲傷的念頭才閃過，又忘了它是方是圓。偉倫想，是了，必是我太麻木太冷感了；偉倫又跟自己說，喂！你是個怯懦的中間份子，永遠苟活在極端與極端之間的。影子還是跟著身子往前探進，偉倫停了步。偉倫仰頭，枝枝葉葉；偉倫低頭，一雙對齊了的腳尖；偉倫迴顧；前頭是路，後頭還是路。偉倫踉蹌地跑了起來。跑呀，跑呀，空氣灌進鼻腔，好新鮮。左腳、右腳、臺灣、美國、左腳、右腳、七六、七七、美國、臺灣、臺灣、臺灣、美國、美國、美國、七六、七七、臺灣……。

當頭是 Standard 加油站招牌。偉倫，你怎麼啦！不是才說的，你笑不上也哭不成嗎？那你像個傻瓜一樣地掉什麼淚呢？你怎麼啦？怎麼又笑起來了？……哈！一宗買賣，一宗脫了手的買賣。沒什麼。看看左右沒人，一口濃痰，過腳一抹，擦了。偉倫掏出銅板，喀拉拉，喀拉拉，機器吃完了角子，心甘情願地吐出兩包煙。哈！一宗脫了手的買賣！

一部黑得發亮的車進了站，車上一對男女坐成一堆，男的伸出一隻臂膀朝外揮兩揮，又縮了回去，看不見了。女孩咯吱咯吱地發笑整個頭蚯蚓般地想鑽進男孩的胸脯子裏。一個黑人從屋黑裏蹣跚地走出來，彷彿瞌睡蟲還叮在眼皮，直打盹。他抓起油嘴子一下塞進油箱口，眼睛口總算睜開了，費力地朝著天邊望，一臉的木然。彷彿世界上沒有一件事值得他關心似的。油加足

了，車子刷地一聲開走。兩盞尾燈終究迷失了，只留下當地一團空蕩蕩的白氣，黑人進房。「好冷啊！」，經過偉倫時，他這麼說著。

偉倫拔步離去。

#### 回 家

咿呀——門怯怯地開了，偉倫走進房間。

麥克躺在一屋子的黑裏，半張臉是亮的，那是月亮，不是路燈，偉倫知道，不！是那本日曆告訴他——臺灣寄來的。麥克睡得很安謐，眼皮偶而打個顫，像是某年，某月，某日的正午，陽光下的一角翹翼。側了眼望望自己那張床，它暴露在衝刺下來的清冷下，光潔得像是剛換過床單。枕頭上似乎有張紙箋，披了一層光，活生生地像要飛起來。

許！肚子餓了，冰箱裏有塊留給你的 PIZZA。今晚玩得又累又開心，精彩的事明天再告訴你。

最真摯的麥克。

啊——啊——停電了。

偉倫步進廚房。開燈，燈沒亮；偉倫又來至客廳，開燈，——啊——

偉倫無端端地開心起來。

偉倫也累了。

偉倫上床。

偉倫爬起來關窗簾。

偉倫在想：明天多好呀！星期六……他要講故事。

偉倫翻轉身，搖搖頭……他告訴自己：不要多想了，還年輕……。又輕語著：聽完故事，找老高去……。

(完)